墮落的六種方法 — 譚孔文與米哈對話

《立場新聞》

22.11.17

撰文：林穎詩

「如果世界只剩下我一個，我，一個人，可以如何墮落？
如果我們已身在谷底，我們，又要從何處墮落，墮落到何處呢？」

在任何一個地方和社會，墮落都被視為不可取的行為，但偏偏譚孔文和米哈卻想去思考、學習如何墮落，於是兩個沒有勇氣的學徒便相約一起研究墮落的方法。

「究竟一個人走一步便摔一跤的狀態是如何呢？」對於米哈，墮落是一個很形象化的狀態，他從小便聽著長輩形容人為「折墮」，一種被社會認為放棄自我的行為，而墮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譚孔文則談論了他在思考墮落的過程中，如何影響著他看周壽臣和今次的創作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。

如果你要墮落，先要學會忍耐孤獨

「墮落，是與社會主流價值和道德的一種割裂和疏離，並且承認和擁抱這種疏離。因此，學會墮落之前，你必須學會孤獨。」米哈談到《湖濱散記》中梭羅一個人生活的勇氣，他獨自在華爾登湖邊建了一間小屋，屋內小得只有一張床、書桌等簡單的家居。當梭羅一個人在湖上撐著船的時候，他開始感受到他的生活，只有他開始認真去處理他的生活，才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存在。正如從前《桃花源記》中的被歌頌的隱居生活一樣，避世的目的是正面去思考人生的價值。可是，當今社會對隱世的價值已經改變，這種思考的狀態反被視為自甘墮落，我們已不能像梭羅一樣生活。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全然脫離社會，在找一個 google map 沒有覆蓋到的地方也不太可能的年代，我們到底可以如何放下、甚至放棄社會，去一個人生活呢？

墮落與社會的關係是很吊詭，當某人脫離了正常的軌道和社會對他的價值觀期望時，他就會淪為大家口中的「墮落」。一個人彷彿無緣無故是很難墮落的，必須要有人說你很墮落，墮落才可成立，必須有社會，才会有墮落的出現。但墮落同時是一種個人與集體疏離或與社會割裂的狀態，是一個人孤獨生活的狀態。我們的世界是需要社會的，而人思考的時候是孤獨的，需要離開社會才能感受到生活的存在。如果你要墮落，必須有能夠忍受孤獨的能力。

如果談到社會的墮落氛圍與個人的關係，譚孔文則提到了小說《魂斷威尼斯》中過著苦悶刻板生活的中年作家，如何邂逅了一個如希臘神像般的美少年。故事設定於瘟疫蔓延的水都威尼斯，而主角在追隨美少年的過程中，漸漸尋回青春和對美的追求，在墮落的社會中尋回自我。小說無論在故事情節和背景設定上，都瀰漫著一種華麗又墮落的氛圍，譚孔文形容這種大環境的墮落和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中的周壽臣很相似，在亂世中如何面對自己的良知和道德，愈有智慧的人愈要思考，時刻提示著自己如何不與社會一起墮落，他希望透過劇場，與觀眾一起思考墮落，一起尋回青春時代的熱情和美。

墮落的美

《阿飛正傳》中張國榮在自己房間獨處的一幕，對於譚孔文來說，有一種華麗不羈的墮落感。起初身穿背心的張國榮半臥在床上，慢慢起來跳起舞，最後更走到一個鏡子前面，欣賞自己美麗的面孔。這個照鏡子的舉動，觀照鏡子映射中的自己的行為，是一種自我對話，雖然畫面墮落感很強烈，但充滿驕傲浪漫氣息的張國榮，卻是一臉享受，整個畫面既衝突又美麗。這就是他從墮落中得到關於美感的啟發。

米哈則以王家衛監製的《東邪西毒》回應，話說有一個傳聞，當年為了應付電影公司的要求，王家衛擔任監製，沿用《東邪西毒》的原班人馬，拍了一齣賀歲片—《東成西就》。一向貫徹作者論的王家衛，為了票房而拍出來的東成西就，與王家衛的風格完全不同。米哈便提出一個問題：「那王家衛算不算墮落？」

米哈認為這是關於墮落的勇氣。為了能繼續拍攝《東邪西毒》，王家衛作出某種妥協，是生活與藝術創作之間的拉扯。王家衛對創作的認真和堅持，甚至冒上被標籤為墮落的危機，算不上墮落。只有忠於自己，保持著自己對創作的執著，才能擺脫跌入墮落的恐懼。

社會對墮落的形容都是負面的，是放棄自我的代名詞。米哈提到日本戰後的無賴派如作家太宰治、坂口安吾，卻視墮落為一個思考自我的過程。當一個反常的社會拒絕任何理性的溝通，它本身便是墮落的，人的墮落已談不上是墮落。墮落對於他們來說，反倒成為了一種救贖。「無賴並不代表不負責任，當社會所定義的責任，並不合理，人就可以不負責任，人便可以墮落。」

創作與墮落的關係

譚孔文說 “Do Something Romantic, Look at history.” 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海報中有一句這樣的引句，是來自前衛的英國龐克搖滾樂隊 Sex pistol 經理人 Malcolm McLaren。Malcolm McLaren 的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 Vivienne Westwood 的前男友，但他同時是龐克音樂一個很重要的啟蒙，反叛和前衛的思想帶領了頹廢風的浪潮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國文藝圈，包括時裝和音樂。譚孔文認為這種既反叛頹廢又浪漫的矛盾感，很有糜爛的華麗感。「當墮落去到一個頂點或者極致，便會有一種自娛或者反思的狀態出現。」好比《阿飛正傳》中的張國榮和《魂斷威尼斯》的主角一樣，在墮落中尋找救贖的出口。

Malcolm McLaren 的歌曲 Waltz Darling，也影響著他的創作。迷幻的電子音樂，MV 內不同元素的拼貼，流露出墮落的意味。現場音樂是浪人劇場作品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，譚孔文說音樂不單是襯托劇情，而是融入整個表演內，是情感表達。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其中一個演員的前半部只用音樂去表達自己的情緒，直到演出後半部才會講第一句台詞。

原文上載於：

<https://www.thestandnews.com/art/%E5%A2%AE%E8%90%BD%E7%9A%84%E5%85%AD%E7%A8%AE%E6%96%B9%E6%B3%95-%E8%AD%9A%E5%AD%94%E6%96%87%E8%88%87%E7%B1%B3%E5%93%88%E5%B0%8D%E8%A9%B1/>